

夜半巨响

□韦名

多年来,鱼排半夜里巨大的声响一直萦绕在老石的耳边。那声音像木桩从高处掉落的砸水声,像人高空坠落草地的闷响声,像鱼雷在水里的爆破声……

老石原先在海边养鱼。老石养鱼的地方有一跨海大桥经过,老石就在多年前的那个半夜里听到的那声巨大声响。

老石清楚地记得,那天晚上风很大,半夜巡完鱼排,老石进工棚里就着花生米喝了大半杯米酒,喝完正准备睡觉时,巨大的声响就来了。

慌慌张张打着手电走出工棚,老石看到了头顶上几十米高的大桥边停着一辆白色面包车,惨白的路灯下,一个剪着平头的胖子靠着桥边护栏,正朝桥下鱼排张望。一看到鱼排边的手电光,平头胖子立马闪进车里。车随即一溜烟开走了。

“搞什么鬼?”老石嘀咕了一声,朝刚才炸响的地方走去。

鱼排里,几条鱼被砸死了,浮在水面上。砸死鱼的罪魁祸首半浮半沉在鱼排水面,看不清是什么东西。

找来鱼钩,把手电含在嘴里,老石用力钩水里的东西,像是一堆破衣服,却是死沉死沉的。

“扔的什么东西呀?”老石一肚子不满,又叫不出声,只好使劲钩水里的东西。

“啊——”水里的东西浮出水面,老石惊叫着扔了鱼钩,手电筒掉进了水里。

漂在水面上的手电筒,一沉一浮一沉一现,照见了鱼排里的一具死尸。

警察来后老石不敢再看一眼死尸,警察也未能从惊魂未定的老石嘴里得到任何有用线索——老石说他正准备睡觉,突然听到一声巨响出门就

发现了这具死尸。其他的,他什么也记不住,什么也没看清。

老石却牢牢地记住了那声巨响。那声巨响也改变了老石的生活。鱼排里发现死尸,不吉利,老石没多久就转让养了多年的鱼排。

警察后来又找过老石几次。警察告诉老石这是一起杀人抛尸案,影响非常恶劣。

老石每回见警察,又唤起记忆里的那声巨响,每回问话都惊魂未定,都提供不了什么有用的线索。

几次回话后,警察再也没有找老石了。当然,抛尸案因为线索不足,慢慢地挂了起来。

案子虽是挂了起来,那巨大的声响却没有因此消失,相反,那挥之不去的夜半巨响,常常让老石半夜惊醒。半夜醒来的老石,又常常半宿半宿睡不着,一个人在黑漆漆的屋子里坐到天亮,第二天留下一地的烟屁股——这几乎成了老石生活的新常态。

“爹,去看看医生吧!”半夜里,看多了老石脸上烟火一明一暗一闪一烁的老伴劝老石。

“嗯,嗯。”老石每回应后就没了下文。

那天晚上,老石又梦到多年前的鱼排。梦里的老石正给鱼投食,一群鱼浮上来抢吃。这时,一条大鱼打了个挺,把其他鱼赶走了,鱼食自个儿全吃了……大鱼边吃边长,很快长成了巨鱼。巨鱼又奇怪地长出了四肢,头也变成了一个年轻人的脸。这人脸乍一看,老石觉得面熟,又不记得在哪见过。正纳闷着,巨鱼变成了人。变成人的巨鱼突然从鱼排一跃而上,嘴巴牢牢咬住老石的鼻子。

老石吓出一身汗,醒了。

第二天,老石告诉老伴,想

去早年养鱼的地方走走。

物是人非。十年了,鱼排已换了三任主人,新人不认得眼前的旧主,更不知道鱼排曾经发生并困扰了老石十年的夜半巨响。

得知老石是鱼排的旧主,鱼排的主人很热情,陪着老石在鱼排四周说说,转转,看看。

鱼排如故,只是养的鱼品种不一样罢了。老石走到发生夜半巨响的鱼排边,热情的太阳照着粼粼水波,一闪一闪,晃人眼。晃着晃着,老石又看到了鱼排里的死尸。死尸会晃成老石梦里见过的巨鱼,巨鱼又变成了人,人从水里一跃而上。

“啊——”老石惊叫了一声。伴着惊叫,老石“扑通”一声掉进了鱼排里。

“没事吧?”鱼排主人急忙把老石拉出水。

“没事,没事。”嘴里说着没事,炎炎烈日下,老石却冷得直颤抖。

从鱼排回家,老石当晚不再做梦——他根本没合上眼。老石眼里一直有个巨鱼变成的人在闪,耳朵一直回响着十年前的那声夜半巨响。

第二天,老石病了。

“爹爹,托人把小卓找回来吧!”老伴看着病得不轻的老石说。

小卓是老石的独生子,打小就被老婆宠着。长大了,儿子变成了游手好闲的混混。十年来,和老石大吵过三次。第一次是十年前,夜半巨响发生后不久。那次吵完,小卓一走三年,直到后来在外面不知干了什么浑事,回家躲了一段时间,和老石吵了第二次后又走。这一走,又是三年。实在记挂,老石在老伴的哀求下,到处托人找小卓。小卓没找着,追债的却给老石家门上喷了大红色——“借债不还,杀你全家”。

等不来小卓,追债人把老石家能带走的东西都带走了,能砸的都砸坏了。就在老石两口子凄惶不安的时候,小卓在一天晚上潜回来了。父子相见,又一次对视。没多久,小卓在家待不住又走了。这次走后,小卓再也没回来过。

“找,找回来。”病床上的老石呆呆望着白色的天花板,足足有一刻钟,然后眼含泪花地说话。

“那我拿这张照片去托人找!”老伴手里拿着小卓十年前的一张全身照,对老石说。

照片上,剪着小平头的胖大个子小卓,眯缝着一对小眼睛,一脸坏笑。

老石眼里的泪花顿时变成了断线的珠子。

“他爹,只有这张照片了。”看着老石伤心,老伴也忍不住掉泪。

“去吧,去找吧!”老石摇了摇头,长长叹了口气。

老伴拿着相片出门托人寻找儿子小卓。老伴走后没多久,老石和一个人通了电话后,脱下病服,换上自家的衣服,走出医院。

正午的阳光很灿烂,阳光照得沥青路面升腾起袅袅青烟,阳光也把路面照成了墨蓝色的海面——以往只要眼里有海的画面,老石一定会看到巨鱼变成的人。这天中午,老石没看到巨鱼,也没看到巨鱼变成的人。

老石大步朝一个地方走去,那个地方,十年前老石去过了很多次——公安局。接他电话的人,十年前多次找老石了解情况的夏警官现在已成了夏队长,这回正在办公室等老石。

从公安局回来,老石的病居然好了。老伴托人找不到的儿子小卓很快被警察找到了——他涉嫌十年前的一宗杀人抛尸案,被捕了。

一顿饭

□方 阖[美国]

王杰克在唐人街一家旅行社当导游十多年,已过55岁,盘算着,56岁生日前再买下一栋房子。八年前他已在中国人聚居的利治文区,花50万买了一栋自住。这一栋,是一企业高管被调离而急于抛售的,经纪人说“绝对超值”,并出主意:头款超过房价25%,银行免查收入。他的存款只要增加两万元就可达标。为了这,这一年夏天他忙个人仰马翻。

他带团专跑黄石公园线,都是六天一团,每一次回家,睡

一觉,次日大早在两个闹钟催逼下,登上旅游大巴,举起三角旗。最近,他带了九个团,两个多月没有休息过一天。今天来到盐湖城,团友回旅馆休息。

他独个儿踱进旅馆附近的小小餐馆,选一个角落坐下,要了一杯“埃克斯皮拉索”(浓缩咖啡),打算把塞满口袋的小费拿出来,整理一遍。财不露白,本该在旅馆关起房门才数,但忍耐不住。还没把钱拿出来,一对夫妇进来,坐在对面。

“扫兴!”他暗骂一句,低头喝咖啡,顺便打量。一对白人,都已年过八旬,两根拐杖搁在角落。老两口缓缓地打开菜单,略加商量,开始点菜。杰克从裤袋一张一张地掏钞票,将一元、五元、十元、二十元分类。这么多天赶景点,数人头,照顾行动不便的年老团友,紧张得不得了,累瘫了,好在收入不错,连带全团进中餐馆,广东籍老板也按每人一块钱付

小费。对面的老人开始用餐,多恩爱啊!先生用叉子卷起面条,半站着,放进太太的嘴巴,说:“慢慢嚼。”太太的假牙不大得劲。老先生拿起餐刀,把金枪鱼切成小块,待她吞下面条,把鱼送上。杰克看着,暗暗笑过,自问:该不该吃点什么。想到银行户口里的存款数字,断了念头。

十分钟过去,老夫妇拿刀叉的手,速度明显放缓,仍然努力地吃,老先生发出呼哧呼哧的声音。杰克发现,老两口费这么大的劲,只报销了三分之一。他惊讶地端详他们,都是体面人,老先生的西装,一眼看出是度身定做的,老太太的珍珠项链是高档货。

杰克按了按胀鼓鼓的口袋,问自己:我到了他们的年龄,这么多钱够吃多少顿?

他决定:回到旧金山,把买房子的合约取消。



上:该阳光的阳光,该灿烂的灿烂。转眼间一年多过去了,单位领导同事也好,外来办事人员也罢,人人都习惯了马科长的阴阳脸。

前段时间,马科长的几个高中同学聚会,席间趁着马科长去卫生间,有人谈起了马科长阴阳脸的事。“咦,不对呀,老马在出院后不到两个月就好了呀。”赵兵一脸的疑惑。“是吗?”“可不,那日复查,老马说到自己是局领导的重点培养对象,整个脸都笑成了一朵花……”

阴阳脸

□邓荣河

别看马科长已是年过四十的人了,精力却旺盛得很。马科长是局里的业务骨干,无论是平常的群众来访业务咨询,还是上边主管部门的调研问询,都由马科长全权负责。

一天早晨醒来,马科长发现有点不对劲:自己的左半边脸整个麻木,不能显现任何表情,且语言表达有点不清楚。马科长的妻子有点医学常识,“这是面瘫的症状,得赶紧到医院就诊。”

马科长住进了医院。好在主治大夫不是别人,是马科长的高中同学赵兵。赵兵说:“别急,这病只要经一段时间的治疗调养,是能够治愈的,最起码能够有明显的好转。”这下马科长放心了,静下心来在医

月上柳梢头

□凤城书生

月影婆娑,杨柳微拂,河水潺潺。来了?来了。坐下吧,我已经抹干净了。我绅士般做了个邀请的动作。谢谢。

顽皮的柳条像她的长发一样拂在我的脸上,撩得心痒痒的。今天天不错,像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。

咋能不记得。笑声从洁白的门缝中飞了出来。那条笨鱼真可爱,可能偷听咱俩说话忍不住了,跳了出来。

你捉鱼的滑稽相也挺可爱,又想抓住,又怕伤着,一条小鱼折腾了十来分钟。

月光下,一条鱼跃出水面,泛着金色的光,漾起水面一片浪花。

瞧那条笨鱼又来了,又在偷听。

哈哈哈,你真会开玩笑,这条鱼比那一条大。

哦,我咋没看清楚呢?人老了呗!

一片云彩飘来,遮住了月光的笑容。我今天是最后一次来了。

啊?我惊诧地张大了嘴。

儿子来电话,让我去北京看孙子,小两口忙不过来。

不能晚两天吗?飞机票都给买好了,明天中午的。女人仰望天空,不知在想什么。

沉默。我送你吧?不用。

那我们啥时再见?留个电话联系吧!

哎!月亮穿过云层又露出了顽皮的笑脸。

杨柳依旧,河水依旧。



□王慧/摄

被风吹过的夏天

□杨春云

从写字楼里出来,已经晚上10点半,无休止的加班,令我心情无比郁闷。接到一开超市哥们的电话:“今天倒霉,收到一张50元假币,请你去大排档吃夜宵,赔了它。”

盛夏的夜晚,没有一丝风,马路上释放着白天太阳蒸烤过的热浪,空气闷热得让人窒息。据气象预报说,夜里有一场暴雨降临。

两瓶啤酒下肚,我已经醉眼迷离,忽觉一阵清风飘过,“两位先生,我可以为你们唱首歌吗?”眼前站着一个年轻的女孩,一袭白色连衣裙,长长的马尾辫,身背一把吉他,干净得像一潭泉水,“行,我们点两首歌。”哥们向我挤挤眼,拿出50元递给女孩,女孩说:“好的,那我找你30元。”“不用找,给我们唱5首吧。”

“还记得昨天,那个夏天,微风吹过的一瞬间,似乎吹翻一切,只剩寂寞沉淀……”天籁般的嗓音,伴着吉他清脆的音乐,很久没有听到这样清澈纯净的歌声了,仿佛一阵清风吹过,所有的喧闹都静下来,直到一曲结束。

刚唱完两首,突然一阵狂风卷起漫天黄沙,伴随着电闪雷鸣,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砸下来,一时间排挡上的人作鸟兽散,我匆匆和哥们告别,跨上了一辆公交车,似乎听见女孩在喊:“还没唱完呢,找你们钱!”

外面大雨瓢泼,公交车摇摇晃晃,几乎将我摇睡了,朦胧中一袭白色长裙在眼前飘荡,还有一把吉他在眼前晃动,唱歌的女孩和我坐在一辆公交车上。

“嗨,你好。”我敲了敲吉他,女孩回

过来警惕地看着我,把我当做街头搭讪的小混混了,“刚才你就在我们那桌唱歌的,你忘了?”“哦,不好意思,还应该找你们钱呢。”女孩羞涩地笑着去掏钱,我心里骂自己混蛋,嘴上说:“这样吧,我给你20元,你把那50元给我,明天我还给朋友。”

路上女孩和我聊起来:她家原来开了一个效益不错的工厂,父母宠她像公主一样,从小培养她学音乐。谁料天有不测风云,今年上半年,上游的原料供应商拿着她父亲100万元货款跑路了,父亲又气又急,一下子得了脑梗,母亲一个人支撑着工厂,机器关停一半,家里的钱只能维持工人工资,快撑不下去了。她只有趁着暑假,白天在医院照顾父亲,晚上出来唱歌为自己挣学费。

“你毕业以后做音乐老师?”我问道:“我是独养女,毕业后要帮着打理工厂,等家里情况好转了再做音乐吧!”女孩回答我。

不知不觉快到站了,她向我道别,站起来准备下车,我迅速掏出钱包抽出一百元,塞进她的吉他音孔里。

打开车窗,雨已经停了,凉爽清新的夜风,一下子涌进车内,我的头脑清醒了许多,突然想起什么,我将头伸出窗外双手拢在嘴上大喊:“哎,你回去一定要弹吉他,唱那首《被风吹过的夏天》!”

汽车已经发动了,马达的轰鸣声淹没了我的喊声,我只看见那个背着吉他的白色身影,在路旁向我挥手告别,越来越远。

我想,我会记得这个被风吹过的夏天……



黄大年生前是享誉世界的地球物理学家。他秉持科技报国理想,把为国奉献作为毕生追求,放弃国外优越条件回国任教,带领团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战略性科技成果,为深地资源探测和国防安全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。



时代楷模公益广告

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

富强 民主
文明 和谐

自由 平等
公正 法治

爱国 敬业
诚信 友善

中宣部宣教局 宣

博闻信媒 制